



最中国的文化气象

□郑劲松

给春天一个节日,这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给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

从文化史角度讲,中国人或许最懂得时间的艺术,也最懂得艺术地表达时间。不妨先来解读一首古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诗人王安石这首题为《元日》的诗,已传诵千年。

这里的“元日”就是指的农历正月初一,而“元”,就是起始,就是“一”,所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夏秋冬四季由此开始轮回。“一岁除”,就是一年的时光到此清零,所以最后一天就叫“除夕”。

“屠苏”其实是一种草,宋时风俗,每年除夕,家家都用屠苏草泡酒,吊在井里,正月初一取出来,全家老小朝东喝屠苏酒。诗的意思是说,喝了屠苏酒,就能感觉到暖洋洋的春天到来了。

当然,“屠苏”也有房屋之说,大概就是屠苏草盖的平房或草屋,汉代《通俗文》中说“屋平曰屠苏”,北宋《广韵》中也说“屠苏,草庵也”。以这样的意思理解王安石诗句或许更符合逻辑,那就是春风不管高低贵贱,平等地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所以才有了“千门万户”的“曈曈日”——春阳高照,光辉灿烂的气象。

诗里的“新桃”与“旧符”同样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源于辟邪之说,后来演变成了大门上的门神和门楣的春联等。意思是,春节到来,该换上新的对联了。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解读这首本已通俗易懂的古诗,并非想卖弄文化,而是试图说明,仅仅这首古诗,已再现了一种别具特色的中国文化气象:爆竹、岁酒、春风、暖阳、对联……烟火气、生活味极强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这哪里是宋诗,分明就是当下。

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一脉相承,由此可见一斑。

春节文化当然不起源于宋代,而是更为遥远的上古时代。民俗史家说,虽然“春节”一词出现得晚,但中国人过春节的习俗,已有4000多年,几乎伴随着一部东方古国的文化史。

这就不得不说到中华民族表达时间或时序的古老天文历法了。

时间意识,其实就是生命意识,就是人的终极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所以,时间意识,就是人类最伟大的自我感知。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得不说,中华民族的祖先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的祖先早就在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著名学者周国平说“哲学开始于仰望星空的那一瞬间”,“斗转星移”这一成语悄然隐含着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也是古老历法的缘起。

伟大的先民“观天文以察时变”,发现了日出日落的“这一日”,月圆月亏的“这一月”,而天上北斗七星的形状就像木瓢似的斗柄,随着日月的推延而慢慢旋转。“天圆地方”的空间方位里,这斗柄旋转一

圈就是一个周期,谓之一“岁”,也就是今天说的“一年”。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先民们进而发现并渐渐形成一年中的时令、气候、物候等变化规律的一整套知识体系。于是有了今天还在沿用的“二十四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循环往复,四季轮回。为使历书与农时季节更为适应,《太初历》将此前历法中以冬十月为岁首改以正月为岁首,确立正月初一为新一年的开始,从而确立了现今中国春节的最早缘起。

以空间表达时间,以时间表达气候与物候,从而指导农业生产,进而影响人文与文化,这实在非常了不起。2006年,春节与二十四节气一并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2016年11月,二十四节气又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际气象界把之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尽管“气象学”作为学科始见于西方,但朴素的天象观却最早源于东方的中国。

所以,春节就是中国年,中国年的春节气象万千而精彩纷呈。

百节年为首,春节俗称“年节”,口头语中又称“过年”。和春节一样,“年”字也已十分古老。甲骨文中的“年”上部分为“禾”,下部分为“人”。金文的“年”字写法与甲骨文同,从禾、从人。“禾”乃谷物总称,“年”象征着谷物丰收。“年”字下部分为“人”,不用说,就是“民以食为天”之意。“靠天吃饭”,不违天时,顺应自然,即

是和谐共生。

气象万千而精彩纷呈的,主要是春节的“吃”以及由此带动的各种民俗。遥想一下,丰收之后,先民结束了一年的田间农活,首先想到的是酬谢神灵的保佑、祖先的庇佑,于是,以稻米或五谷杂粮酿酒,杀猪宰羊以做“牺牲”,祭祀神灵和祖先,祈求来年再获丰收,久而久之,便成了风俗。

传统的春节从上一年的腊月开始,腊月初八喝腊八粥,年味开始飘香;腊月二十三日祭灶,正式进入“过年”时间;除夕夜,南方北方,各民族大同小异,大概都会以家庭为单位,包饺子、包汤圆、做年糕,吃团圆饭守岁,此外,还有贴春联、年画、剪纸;正月初一迎神、拜年;初五开小市;正月十五元宵节开大市,迎财神、吃元宵、游灯会、猜灯谜等。

毋庸讳言,这些年俗正在弱化。近年来,由于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倡导,古老的春节习俗又在逐渐回归。

春节本身就是个回归的节日。这个团圆假期,人们都尽可能地回到家里,互相表达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福。

这是文化的回归,精神的回归,情感的回归,天地人和,淋漓尽致。春节再次成为中国人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成为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欢节。

如果有一个巨大的扫描仪扫描这个蔚蓝色的星球,此时此刻,一定会有花团锦簇的中国红格外耀眼。这是最中国的文化气象,正在散发人类文明的古老芬芳。

冉娃家的花田刨汤宴

□彭鑫

11岁的冉娃,安静地坐在柴火灶前。他穿着簇新的羽绒服,专心挑出青冈木,一根一根地、郑重地添入灶膛。火焰红得像金秋时的石榴裂开,又像期末考试得了鲜红的100分。

门外下着大雪,大朵大朵的,像白云碎落,又像棉花糖飘飞。

一口大锅,正咕嘟咕嘟冒着水泡,热气氤氲。春天在冉娃家的厨房里提前到来。

一片新切的羊肉落了锅,不一会儿就变白变明亮,带有一种玉的光润。锅里的汤越来越浓稠,白如刚挤出来的牛奶汁。清炖羊肉的香气,从锅中缓缓向外缓缓扩散,不一会儿就溢出厨房,和雪花一起在院中飘扬。

今年,冉娃脚底没有抹油,屁股没有长刺,他静静地坐在灶前,帮母亲烧火。母亲的心里很甜。

今年,冉娃的刨汤宴与往年不同、与别家不同。刨汤宴,一般都是现杀猪,吃新鲜的猪肉及内脏。今年他家没有养猪,养的是是一大群羊。所以今年冉娃家的刨汤宴,其实应该打个双引号。

火焰欢快地扑腾,并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香味。原来,冉娃偷偷在灶里添了柏香枝。偶尔还噼啪几声,那是竹子烧爆了。这种时候,母亲总要瞪一眼冉娃。火光亮堂堂的,把正在剁菜的菜刀、忙得像陀螺转的母亲的脸、冉娃的心情映得通红。

母亲每过一刻钟,就要捞一次羊汤表面漂浮的浮沫。她仔仔细细,像是在把生活中的一切不顺手都一一打捞出来,清除掉。养

羊不易!今年仲夏,23只山羊,有18只病病歪歪,草不吃,水不喝。树上掉一片叶子都能把它们砸倒。急得一家五口个个嘴里都长起燎泡。院里的木樨花掉了一地。一家人的希望也掉了一地。幸好,第二天中午,一个瘦瘦的驻村农技员在村干部的陪同下顶着烈日来了,水也不喝一口,直奔羊圈,掰开羊嘴,摸摸羊腹,然后打开药箱拿出针药,给18只山羊各打了两针。第二天,山羊就奇迹般地开始吃草喝水。秋天时,一群山羊在山坡吃草。远远望去,仿佛天边的一团团白云。年尾时,只只肚子鼓鼓,膘肥体壮。今天清晨,一家人从栏里赶出最肥的一头过年。大半只作为送亲戚的年礼,小半只就入了这一锅。

厨房的空气里又开始浮现一丝一丝的米酒香。是母亲把米酒坛盖打开了。醪糟煮汤圆,就要上演了。冉娃舌生津。这米酒是花田贡米所做,有一种别样的清甜。每年暑假的夜晚,冉娃爱的就是在万亩梯田之间散步。万千颗星子倒映在水田里,亮闪闪的,凉丝丝的。蛙声此起彼伏,如雷如鼓。冉娃却丝毫不觉得吵闹。冉娃还常遇到一个驻村摄影师。他爱晚上来梯田里拍摄花田的星空。他的花田摄影作品,在很大报刊发。有一次,摄影师还帮冉娃舅舅家的庭院拍了好几张照。舅舅家办了一个民宿,把这些照片作为宣传照,一些游客慕名而来。

冉娃一边贪婪地吸着羊肉汤与米酒的混合香气,一边打开一个口袋,把玉米粉掺进饭内,做起了“玉米饭”。武陵山民称之为“包谷饭”。玉米晒干晾透,磨成粗颗粒的

粉,装入大瓷罐,每次煮饭掺一点。这种饭吃起来有嚼头,还粗细粮搭配,很养人。今年的玉米粉尤为不同,是黑玉米磨成的。当时,那个戴眼镜的驻村农技员免费发放黑玉米种子时,冉娃一眼就看上了。母亲还有些犹豫,但是架不住冉娃的软磨硬泡,一半的玉米地种了黑玉米。青黑色的玉米粒新奇可爱,好像来自科幻世界的珍珠,还富含花青素,特别营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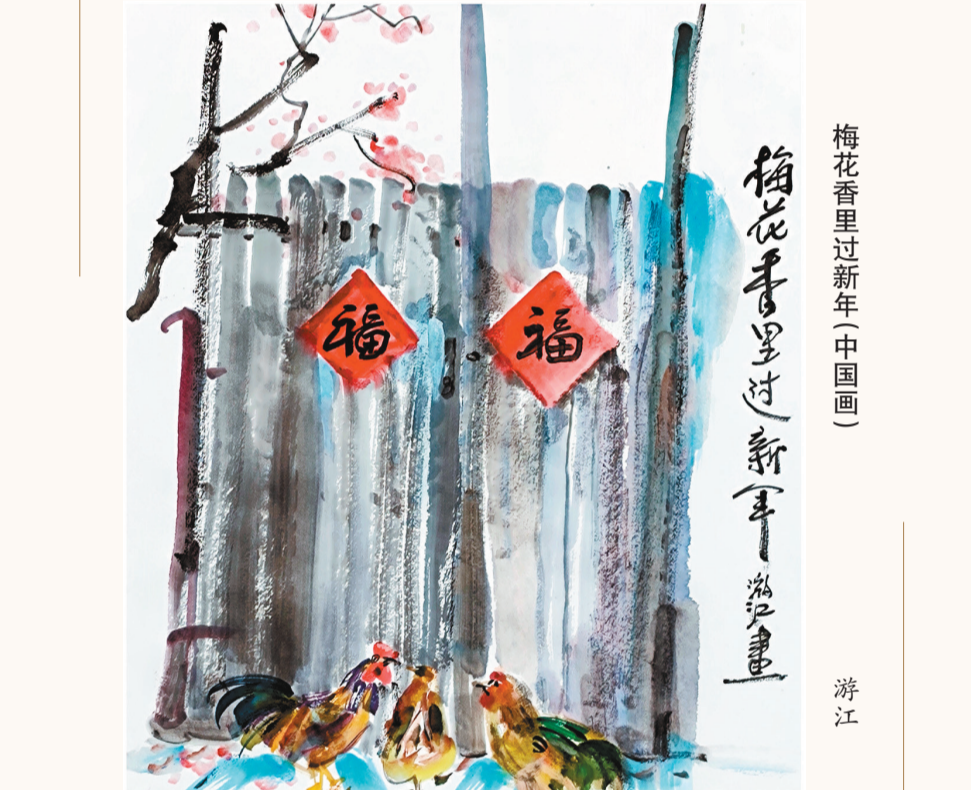
冉娃还沉浸在回忆里,而母亲已在另一锅中做好了醋溜鱼。这鱼养在稻田里,城里人喊作稻花香,是城里大餐厅的抢手货。母亲好不容易留下几只最肥的过年。做好了鱼,母亲又开始准备煮酿豆腐,炒土豆丝,炸花生米,蒸红烧肉,做甜烧白……

“农技员们、摄影师还在村里没回家过年呢。你去喊他们来家吃饭!”母亲一边忙,一边吩咐冉娃。

冉娃赶紧跑入漫天大雪中。路过何二爷家时,停住了脚。他家房子的侧面,画着一个一层楼高的大背篓。冉娃很喜欢看这个大背篓,每次经过总要驻足细看。从前,他从没发现大背篓也这么美。冉娃想起了那个长头发的驻村画家,他为此这幅画好像忙了五六天呢。好像他也没有回家。冉娃的清客路图上,多了一条路线。

大雪中,一身红色的冉娃如同一团火焰,从花田这头,燃到花田那头,又从那头燃到了这头。

此时,母亲已把火铺收拾好,八个农家菜就要摆上了,三脚架上火煎熬熊,三脚架上铁锅中羊肉汤正在沸腾。一席别样的花田刨汤宴,就要开始了……



梅花香里过新年(中国画)

游江

挑银水

□唐富斌

壬寅年春节轻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初一子时凌晨,黑山老家雪花纷飞,铺满明亮晃眼的弯弯小道上,大人过去挑银水的场景,像电影胶片又在大脑里的屏幕上映开来。

银水,其实是初一赶早挑的井泉而已。此习俗未曾有典籍记载,但在巴渝及其毗邻地区,却是广为流传的特有民俗。

一元复始,初一大吉。家里堂屋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乡间人最喜欢听到就是吉利话了。童言无忌的我,得知大哥一大早挑了满缸的银水,便迫不及待跑到水缸前看个究竟,可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出银子的样子。我捂着耳朵百思不得其解,直嚷道:“这是井水,哪有什么银水呀?”大人瞪了瞪两眼:“懒人看到的品性,即使到了现在,他也一定是最先拧开水龙头,用盆子接上映照着自已笑脸的银水的那个人。”

老家挑银水讲究拔得头筹。即同一口井,谁先舀得第一瓢水,挑回第一担水,谁就会在新的一年里赢得好运气。翻译成现在的活说,凡事想在前、干在先就主动,就可能有好际遇眷顾。

曾记得家里挑银水先是我父亲的事。据说每个农历新年初一,他老人家在老家石家田大院,总是第一个在老井舀得银水的人。后来,大哥接下父亲的扁担,冠军的头衔一直保持到十多年前家家户户用上自来水。但是我猜想,凭借家庭一贯的风气,还有大哥执著的品性,即使到了现在,他也一定是最先拧开水龙头,用盆子接上映照着自已笑脸的银水的那个人。

不过,在上下左右居住着唐、张、任、罗等十几家人的石家田大院,几乎人人都想要在开年第一天舀上老井里的第一瓢银水。所以,要争取第一也并非易事。这就得看谁有韧劲,谁更用心了。

老人说年三十晚的火,要旺!为此,那时家里总是把一年之中最好、干得最透的青杠、大树干、杂木柴等发热量大的柴禾,置于堂屋的火塘中,把火烧得熊熊的。烧钱化纸,对

着堂屋正中叩头作揖感恩了一番列祖列宗,吃过团年夜饭后,在没有电视春晚的岁月,就只有围坐在火塘旁——男人们“吧嗒吧嗒”抽着叶子烟,“呼呼嘘嘘”喝着老荫茶,妇孺孩童“呱呱嗒嗒”嗑着葵花子,于暖融融的龙門阵里度除夕。

除夕之夜,我大哥是熬夜的典范,因为他总是怀揣着去老井舀取第一瓢银水的心事。尤其临近半夜的时候,他一会儿清理水桶、扁担、水瓢,准备照路的竹篙火把;一会儿到屋外看天气、观人动静;抑或是疲惫的双眼半开半闭,也不忘记打望桌子上的闹钟那指针“滴答滴答”行走的身影。一旦时针将指向零点,他便手脚麻利地挑起水桶,迎着新年的第一缕清风、第一身瑞雪,迈开新年的第一步提前出门了。只见得,野外、雪夜里,老井旁,大哥舀水前先插上点燃的三炷香,烧上几张象征意义的纸钱,双手合掌作三个“礼序乾坤”、意德自然的揖,放上一小串鞭炮,就开始向水桶舀进他的第一瓢银水。当邻居闻声而到老井时,大哥已挑着满满的喜悦进屋了。

要说挑银水挑的是个心愿,是个寓意。当大人挑着一双空水桶,跨过门槛走出家门,走进纷纷扬扬的雪夜,挑出去的是一家往日的,不顺,挑出去的是诸如家庭曾经的吵嘴,甚至生疮害病之类的烦心事;当扁担悠悠挑着银水进入家门,“哗哗”滴水不漏倒进水缸的瞬间,挑回来的则是一家的和睦、美满、欢笑,是新年的勤勉、安康的新气象了。

或许,大年初一挑银水挑出的精气神吧,过去,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还有我三哥,为人诚实,干活在前,个个是乡亲们伸大拇指点赞、被生产队每个工作日记十分的全劳力。就这样,洋溢着泥土芬芳的朴实家风,无声无息地徐徐浸润着我们的心灵。我离开黑山老家进城读书、当兵、下基层、进机关工作几十年,至今仍然受益于挑银水的那些往事记忆。

岁月如梭,又要到大年初一了,到时我们都来赶个早,到自家厨房轻轻拧开水龙头,仪式性地接上开年的第一盆银水。

去山里过年

□李晓

腊月的一天清晨,窗户外爬满一层霜花,刘哥给我打来电话说,他马上就要回乡下老家过年去了。

认识刘哥那年,他还是城里一个建筑工地的架子工,6年前,刘哥在城里买了房子住下,但乡下老母亲一直不愿意来城里居住。没有老母亲的地方,咋叫过年呐,刘哥跟我说了。

在这个倦鸟归巢的腊月,我羡慕那些有老家可回的人。

我赶到车站给刘哥送行。刘哥戴着口罩跟我远远地打着招呼,他提着从城里买回老家的年货。我拉住刘哥的手,心里满是不舍。平时,我与刘哥来往不多,但年来关来临前,我特别想跟他在一起,他给我慌乱的心情压惊。

“要不你跟我回老家去看看,正好你这两天休息。”刘哥邀请我。正中下怀,我决定跟刘哥去他老家看看。

刘哥的老家,离城只有70多公里。沿途公路都经过整治成了宽阔的油化路,高大林木的树冠处浓黑如墨。

我望见了刘哥村子里老烟卤里冒出的炊烟,这是一个村子里的魂魄。刘哥的老母亲,过60岁就80岁了,面目清瘦仁厚,笑容慈爱可亲,动作干净利索。刘哥的家,是二层青砖小楼,墙上苔藓漫漫。院坝竹竿上,晾晒着腊肉腊肠腊肉,蒸腾着的气息是最浓烈的年味,一同参与这些腊货酿制的,还有阳光、山雾、地气、鸟鸣、人声。老母亲在家

养了10多只鸡,其中几只鸡冠高耸,尾羽挺翘,身躯雄健的大公鸡,神气凛凛地在院坝上迈着正步。刘哥说,今天你来了,杀鸡。

入夜,刘哥家那个铁钩悬挂的老鼎罐派上用场了,木香沉沉的柴炭块燃起的火舌熊熊,欢快地舔着锅底,鼎罐里传来咕嘟咕嘟声,腊肉土鸡混炖的浓香弥漫了满屋。老母亲从那口憨憨的泡菜坛子里抓起酸笋肉,放在大铁锅的竹笼蒸里,加了红薯用柴火猛蒸。那口泡菜坛子,是1986年刘哥从镇上铺子抱回家的,包装浸透的泡菜坛子俨然如古董般肃穆。我与刘哥喝着他用山枣泡的酒,吃着香喷喷的土菜。

刘哥把这一年的收入向我交了底,他说一年里又存蓄了7万多元。刘哥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成家的儿子今年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刘哥打开微信视频,把我作了介绍,这是城里来的李叔叔,他把我当哥一样看待。刘哥那帅气的儿子连声说,谢谢李叔,谢谢李叔,多在我家住几天噢。

刘哥的嫂子专为我铺了新棉被,噢一嗅,有山风与阳光的味道。深夜醒来一次,隐隐犬吠是这个静谧村子里传来的天籁。天刚蒙蒙亮,我起床到刘哥家后山走走,林木苍苍掩映的山路上,我看见一支送亲的队伍走来,新娘子穿着绣工精细鲜艳夺目的无领滚边右衽开襟新衣。刘哥告诉我,土家人结婚,有在早晨办结婚宴席的风俗。

早饭后是刘哥家嫂子做的,阴米(糯米蒸半熟后晾干而成)煮鸡蛋,特别香。饭后我又去山道上散步,一个担着筐的农人,他去乡场上卖藕,眉上挂霜的农人正给一个来走

亲戚的外地人指路:“往前走,走到前面一棵皂角树,再前面,有一户养鹅的人户,继续走,有一座石桥,石桥旁边办席的就是他家了。”

我尾随那人而去,果然有一户养鹅人家,一群早起的鹅,正在山道上颈扬抬掌慢条斯理走着,嘎嘎嘎的声音,让醒来不久的寂静群山不再是一种幻觉。

上午,阳光穿过棉絮一般的云层,撒在村子的山山岭岭上,远远望去,山林高树如镀了一层金闪闪发亮。刘哥家院坝上的簸箕里晾晒着糯米汤圆粉团,那是屋檐下一架老石磨嗡嗡呀呀转动中流出来的琼浆玉液制作而成。

刘哥说,再过几天,他就用快递把腊肉、汤圆粉、红薯粉、豌豆粉条给上海的儿子送去。这些老家食物,味蕾上的记忆与喜相逢,会让儿子记得根在哪里。

我回城后的第五天夜里,城市灯火中刘哥又打来电话,他说下午去祭奠了祖先,邀请我腊月二十八到他家团年。当地人有在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提前两天团年的习俗,那是祖祖辈辈一代一代人沿袭下来的“赶年”。

刘哥说,春节前,他已把老院子四周的墙刷得磨白,院落有一棵300多年树龄的老祖宗一样的黄葛树,华盖如云,枝叶间闪烁着勤劳朴实村人岁月的流光。春节里,回来团聚的老乡们将在这棵树下诉说绵绵乡情。

我答应了刘哥。去山里团年,让我聚集滚滚地气,在牛年与虎年天光雨露的交替中,完成我对年的一种郑重交接仪式,憧憬着人间又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